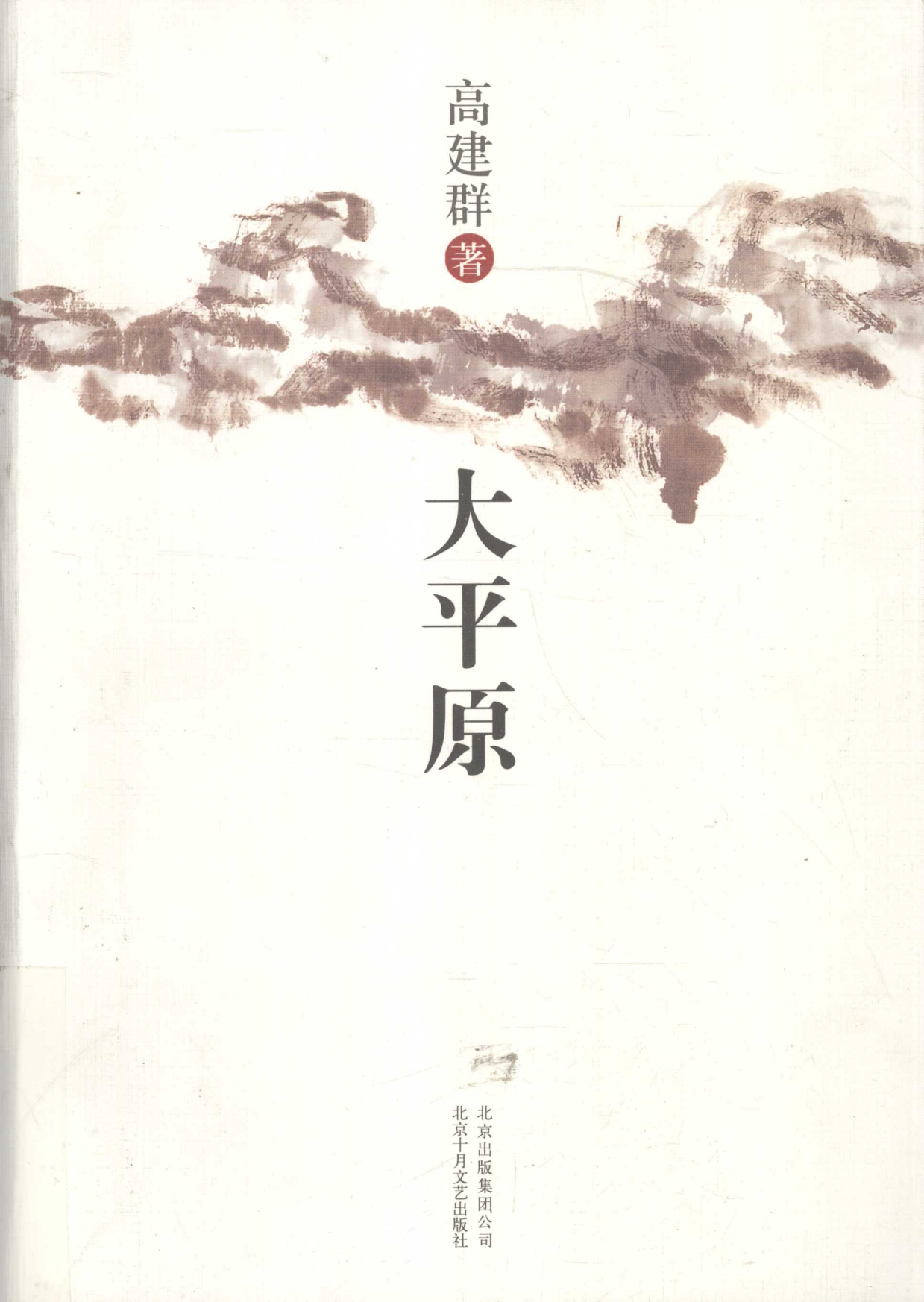




高建群
著

大平原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大平原

高建群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平原 / 高建群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02 - 1002 - 4

I. 大…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7973 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大平原

DA PINGYUAN

高建群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990 16 开本 26.5 印张 20 插页 384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02 - 4

I · 974 定价: 2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谨以此

献给

我的从黄河花园口决口中逃难出来的母亲；

献给

我的所有的故世的和健在的亲人们；

献给

渭河平原；

献给

在世界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的今天，所有那些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中国村庄。

——作者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渭河及渭河平原	(1)
第二章 高安氏伟大的骂街	(5)
第三章 村庄与家族	(7)
第四章 摔纸盆儿	(12)
第五章 骂街	(16)
第六章 高家渡	(19)
第七章 大舍锅	(25)
第八章 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	(29)
第九章 吃舍饭	(35)
第十章 麦子黄了	(39)
第十一章 高大的婚事	(42)
第十二章 黄龙山	(47)
第十三章 顾姓一家的死亡	(51)
第十四章 败月	(55)
第十五章 顾兰子上吊	(58)
第十六章 土匪入室	(64)
第十七章 李先念将军过渭河	(70)
第十八章 高大媳妇之死	(73)

第十九章	圆房	(80)
第二十章	革命鞋	(87)
第二十一章	漂泊者回家	(91)
第二十二章	一纸休书	(97)
第二十三章	入社·盖房·生娃	(104)
第二十四章	走河南	(109)
第二十五章	景一虹	(117)
第二十六章	高老汉的“五脚踢”	(122)
第二十七章	死死活活相跟上	(131)
第二十八章	茶摊上的平原	(138)
第二十九章	邻家女孩之死	(144)
第三十章	痢疤头	(151)
第三十一章	乡间喜剧	(157)
第三十二章	水涝	(163)
第三十三章	大旱	(168)
第三十四章	饥饿的平原	(172)
第三十五章	大锅饭	(179)
第三十六章	新媳妇的秘密	(188)
第三十七章	私设公堂	(198)
第三十八章	琐碎日子	(207)
第三十九章	麦收八十三场雨	(215)
第四十章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222)
第四十一章	公家人高二	(230)
第四十二章	黑建这孩子	(238)
第四十三章	板荡的年代（一）	(245)
第四十四章	板荡的年代（二）	(253)
第四十五章	咪咪的故事	(259)
第四十六章	黑建从军	(268)

第四十七章	黑建归来	(280)
第四十八章	在肤施城	(289)
第四十九章	高二之死	(297)
第五十章	我们在这里出生，我们在这里埋葬	(305)
第五十一章	父亲的儿子大了（一）	(316)
第五十二章	父亲的儿子大了（二）	(321)
第五十三章	在西京城	(327)
第五十四章	在平民医院里	(332)
第五十五章	化大千世界为掌中玩物	(337)
第五十六章	男人嘴大吃四方	(343)
第五十七章	乌托邦梦想	(350)
第五十八章	三千具尸体、三千种无奈、三千件 传奇	(355)
第五十九章	村庄的最后的日子（一）	(363)
第六十章	村庄的最后的日子（二）	(370)
第六十一章	第四街区	(376)
第六十二章	乡里人桃儿与城里人杏儿	(386)
第六十三章	在巴比伦世纪城	(395)
第六十四章	平原公园	(405)
后 记		(412)

第一章 渭河及渭河平原

渭河是中国北方一条平庸的河流。它的开始和结束都一样平庸。它开始在草原的尽头和陇西高原的开头，它结束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个风陵渡——渭河在那里注入黄河。

最初，是一面黄蜡蜡的山崖上往出渗水。那地方是在半山腰。那水也不能叫水，只能叫黄泥巴。黄泥巴从山腰向下缓缓地移动着，一直往下走，像千万条蚯蚓向山下爬。后来，到山下时，黄泥巴不移了，凝固了，而水滴一滴一滴渗了出来，汇成一条小河。

小河在黄土高原的深沟大壑中拐弯抹角地流着。一路走一路收集着从沟沟岔岔里涌出来的泉水，有时还接纳天上掉下来的雨水。雨水在这里是极少的，年降雨量通常在二百毫米左右，这雨水通常在夏天降临，瘠薄陡峭的地面存不住水，白雨一打，地表变实了，于是水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这叫“攻山水”，汹汹涌涌，异常暴戾。那遥远的高村地面渭河的每一次涨水其实都是这上游的攻山水在作祟呀！只是那里的人们不知道。据说黄土高原在早年的时候，它是平整的，正是由于这天雨割裂，昔日平整的高原被切豆腐一样勒成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形成深沟高壑，横梁竖崩。

这里是世界上黄土层囤积得最为深厚的高原，黄土层最厚的地方是五百米。人们说，这些铺天盖地的黄土来源于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一场大风。那个年代叫侏罗纪年代。从昆仑山上吹来的大风，呜呜地刮着，将满天尘埃吹到东方，然后尘埃在这里坐定。

河流就这样向前奔流着，一边奔流一边接纳和收集着水流。它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条叫渭河的河流向前走。

它本来可以不向前走，而向后走的。也就是说，不是奔向平原，而是就近奔向草原，然后裹挟着藏人的牧歌和草原的花香，从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就近流入黄河。

但是它选择了前者。

也许是一面山崖挡住了它的去路。也许不是，而是它的宿命决定了它。它注定将是一条苦难的河流。它注定将要裹挟着它一路收集来的泥沙，在下游营造一片冲积平原，然后在平原上布满村庄，然后在村庄中造出一个大的村庄。那个村庄人们叫它千古帝王之都。一部中国的历史，有一半是这个村庄的历史。这个村庄叫长安城。如果说不算太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西方的首都叫“罗马”的话，那么，这个村庄就是人类的东方首都。

河流现在变成一条中等水量的河流了。人们叫它渭河。它在大山中左盘右突，寻找着出山的道路。一山放过一山拦。雨季的庞大水量给它提供了咆哮和撒野的机会，而从高原向平原的过渡中的巨大落差，也令它的奔流充满了力量，令它的每一朵浪花都亢奋起来。

渭河是哀恸的，沉重的，滞涩的，沧桑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中国北方的哪一条河流不是哀恸的，不是沉重的，不是滞涩的，不是沧桑的呢？

它们从来没有欢快过和轻松过。对于它们来说，欢快和轻松的同义词是暴怒和暴戾，是雷霆之怒，是一河亢奋的、足以破坏和毁灭一切的、以十华里宽的扇面从平原上仪态万方地流过的浑浊水流。对于它们来说，也从来没有平静过和平和过。发过一番大脾气后，河流总算是平静了。它重归于河床，重新开始它平庸的命运。但那不是平静，是冷清，是冷寂，是冷落，是落寂，夜来渭河那咣当咣当拍打堤岸的声音，宛如我的老祖母那彻夜彻夜的

呻吟声。

北方的河流哪！

在一个叫铁马金戈大散关的地方，渭河从两座大山的夹角处，猛地一跃，便冲出山的包围，进入了大平原了。公允地讲来，这平原正是河流的产物，是它在亿万年来，裹挟的泥沙在步入黄河之前，在这里形成的围积。人们把这种平原叫冲积平原。

这平原有八百里长。宽的地方有三百里宽，窄的地方有一百多里宽。南边的高山叫秦岭，北边的高原叫陕北高原，它们将这块平原夹定。人们将这座平原以这条河流来命名，叫渭河平原。而在历史上，好事者又叫它关中平原。

为什么叫它“关中”，原来它的东西南北，被四座雄关围定。东边的那座关，叫函谷关，就是一个叫老子的写《道德经》的人，骑青牛飘然而过的那个关。西边的就是我们的散关。“大散关”是它的名字，“铁马金戈”是过去年代的文化人，给这个气象森森的关隘，加上的一句张扬的词儿。南边的那个关叫武关，北边的这个关则叫萧关。萧关在平凉境内。据说，匈奴大单于冒顿至萧关，属下问：“匈奴人的疆界在哪里？”冒顿马鞭一指：“匈奴人的牛羊在哪里吃草，哪里就是匈奴人的疆界！”

如是四座雄关，将这块枣核状的平原围定，将这平原上的一代一代的人物围定，将平原上的那座千古帝王之都围定。

据说在最初的日子里，这里没有平原，这里没有千古帝王之都，这里也没有那些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的我的家族人物。那时的平原，是一片汪洋，汪洋的四周则是沼泽地，是参天的古木，是建在白鹿原半坡的半地穴式房屋，是呆呆地望着家门前这一汪大水倚门而立的老翁，是从沼泽地和灌木丛中走出来的呆头呆脑的黄河象。

是一个叫大禹的人赶到了这条河的尽头。在那里，在那个叫风陵渡的地方，他高叫一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罢挥动一把老耒头使劲地挖呀挖。只听“哗啦”一声，渭河泻了。这激情的水流一泻千里，欢快地进入了黄河。两条河流汇在了一起，两只胳膊挽在了一起，它们

像交媾一样，每一滴水滴都因此而痉挛起来。

这样，平原显露了出来，黑油油的泥土显露了出来。而河流，它缩成一股时而散漫时而咆哮的水流，在渭河平原的中间地带，一个相对固定的河床中开始流淌。而在河流两岸，人声嘈杂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人们纷纷地从山腰间下来，撵着这水临水而居。

第二章 高安氏伟大的骂街

一位“伊人”，站在渭河畔高高的老崖上，正在唾星四溅地骂街。这是我的伟大的祖母。在我们这地方，我叫她“婆”。她骂街的时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最后一年，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九三九年农历的二月二这一天。

她那时候还不是我的祖母，是高村的一个过门不久的媳妇。她是一位乡间美人。正在骂街的她，细眉大眼，尖下巴，下巴上一颗褐色的美人痣。那美人痣随着她的嘴唇的抖动在飞快地跳跃着。头发像乌云一样，挽成一个髻，系在脑后，然后用一个银质的卡子卡起。她的上身，穿一件用老布裁剪而成的大襟袄，那大襟袄的颜色是白的，衬着她的白皙细腻的俏脸儿。一条手绢儿系在她的胸前。在骂街的途中，这只手绢不时地被用来擦唾沫或者擦鼻涕。下身是一件黑粗布裤子，那裤脚的地方，被用绷带缠住，然后显露出两个秤锤一样的小脚。

高安氏的骂街其实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这一天只是她结束的时间。这结束的原因我们后来将要谈到。话说半年前的有一天，她早晨起来，对着镜子将头梳好，梳头的时候不时地给篦梳上吐两口唾沫，以便让头发湿润，然后将这右开口的大襟子的每一个扣子扣好，一双小脚，她缠呀缠，一边缠一

边想着事情，想好了，将鞋穿起，然后用手抓着我父亲的手说：“二小子，你陪你妈到村子里转一趟。我要排侃去！高村这一片天空，今天得看我出头！”

这样她就上路了。她牵着我的父亲，一个半大小子，从东堡子走到西堡子，从西堡子走到东堡子，开始骂街。她的小脚停到某一户人家的门前，骂一阵，然后再走，她的唾沫星子弥漫了高村的整个街道。

骂完以后，她的最后一道功课是来到河边，站在老崖上，依着惯性继续骂一阵。直到自己都骂得疲惫了，口干舌燥了，然后便对着河水发一阵呆。那双小脚，载着她在这平原的早晨完成了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现在脚踵大约也有一些乏了，于是俏媳妇走下老崖，下到二崖上，脱了鞋子，在河里把脚泡一泡。

老祖母的小脚，我在小时候见过的。十个脚指头，全部骨折了。骨折以后，全部窝回来，弯到脚心位置。她生平大约从来没有穿过袜子，而是用一块老布包着。那老布上不时有脓水的痕迹。而那双小脚，并不是在少女的年代被包成这样后，以后，就一成不变了。那小脚还时时脓肿，尤其是走路走多了以后，十个奇形怪状的脚指头像还没有长毛的小老鼠一样，红红的，肿胀的。隔三差五，她还要剪脚指甲，要不，指甲长了会钻到脚心的肉里。

祖母在河边找了一摊清亮的积水，泡了泡脚，又摆了摆裹脚布。然后将这裹脚布稍微地晾了晾，不等它干，就仍旧用它将脚包上，然后站起。

这一天的骂街工作就算结束了，下来开始忙生活了。给牛铡草，给猪喂食，给人做饭，然后是纺线和织布。这时候，她就又变成高村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女人了。

第三章 村庄与家族

我的祖母的伟大的骂街，基于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这个家族能不能在渭河岸边这个叫高村的地方住下去，关系到祖母膝下的那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将来的命运，关乎到高家那时还算殷实的田产和房子能不能守住。

高村所有的人都姓高。包括高大的柏树下那一簇簇坟墓里的先人们，或者将要出世的新生一代们，他们的头上都顶一个高字。最初，他们大约是一个人或一族人，在大禹王高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后不久，就从山上下到了河边，然后在这里以几千年的耐心，建立起了这个同姓同族的王国。在高村人看来，这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高村的世界，一部分是高村以外的世界。

不独是高村，渭河平原上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是这种组成形式。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是大禹王的年代吗？不知道！是历朝历代的战乱形成的吗？不知道！或者如中国北方那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是从山西老槐树下走过来的吗？亦不知道。

山西老槐树底下这个话题，中国民间众口一词的说法，是说这事发生在

宋。北宋年代，连年战乱使得中国北方人口骤减，域内空虚，于是朝廷从山西老槐树底下迁出大量的人丁，以补北方的空虚。

但是，这个传说也许不至于只是北宋年间，那大槐树移民北宋年间有，但是，早在北宋之前，这样的移民活动就发生过。须知，就连山西境内的居民，他们大部分也是移居来的。他们的祖先是匈奴人。早在东汉年间，当时的朝廷采取“内附”政策，在山西境内设河东六郡，然后将长城线外游牧的匈奴安置在这里。著名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它的初始，就是一个被安置在山西离石的名叫刘渊的匈奴人发动的。

那么，让我们大胆猜想，是不是将那些匈奴人收了马匹，缚了手臂，然后牵着他们，从这山西老槐树下走了一遭，从此他们成为汉人，继而撒播到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里去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山西大槐树的移民传说，当在更早。

不过，自从五胡十六国之乱以后，中国北方的人种，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胡羯之血”。这是为大家都公认的事情。在中国北方，纯粹的汉民族血统的人已经不多。白鹿原底下有个半坡遗址，那里出土的七千年前的北方人，他们的体型相貌类似于今天的南方人。

高村这个同姓同氏族的村落，是如何形成的，起于哪一年？不知道！渭河两岸那像一根藤上结出无数的瓜的同姓同氏族村落，又是如何形成，起源于哪一年？亦不知道！而广袤的渭河平原上，那些星罗棋布的同姓同氏族村落，又是如何形成的，起源于哪一年？回答说还是不知道！

是和五胡十六国之乱有关吗？或者更早，是沼泽退去，平原裸露出它黑色的泥土，河床相对固定的那一刻就来到的？或者更晚些，正是民间那口口相传的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来的？

这些同姓同氏族村落散布在渭河两岸，散布在广袤的平原上，组成了中国北方农村的一道风景，成了北方农民支撑他们生存的一个堡垒，成了种族香火不灭千年延续的一个保证。

从高村顺渭河上溯二十华里，我们看到，所有的村子都是同姓同氏族的自然村。它们是上白村，下白村，弯里马村，母猪李村，樊村，胡村，刘

村，赵村，南杨村，北杨村，季村，季堡，东安村，西安村，然后是高村。往渭河的下游追溯，横卧在渭河老崖上的有几个大村子，这几个大村子分割成小村，这些小村亦都是以同姓同氏族的单位居住。而再往下，又是一个一个的同姓同氏族的村落了。

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年代里，这些村子都是一姓。千百年来，村子的人们以百倍的警觉提防着外姓介入。他们觉得，渭河岸边这块或者丰饶或者贫瘠的地面是他们的，他们防止着有人在他们睡觉的时刻将口中的吃食夺去。更兼之，这也是一种崇拜，对遥远祖先的崇拜，对《百家姓》中自己额头上顶着的这个姓氏的崇拜。在平原上，所有的村子除叫它们“村子”之外，都可以另外叫成“堡子”。“堡子”这两个字就充满了一种防卫心理。

眼下，高村的这一户高姓人家，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断后”。我的老爷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且这女儿显得有些笨拙。平原上的习俗，遇到这种情形了，延续香火的方法一般有两个。

一个方法，就是给女儿招上门女婿。那个村庄的那户人家，男孩多，问不起媳妇，愿意把自己的男孩招出去，给人做上门女婿。这女婿过门以后，得改姓，他的娃娃们，也得从女方的姓氏。也就是说，这个村子将这个人淹没了，他来这里任务只是像一匹种马一样来延续香火，而这个同姓村落依然纯粹，依然是铁板一块。

另一个办法是将外甥接来，让他顶门立户，延续香火。三亲六故中，这最亲的人，大约就是外甥了，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请他来，当作子嗣看待。为他问一房媳妇，这媳妇再生上一堆娃娃，于是这家的香火就又有年没月地延续下去了。

如果说，那前一种情形，上门女婿还偶然地在此生中，用一下他原来的姓氏的话，村上人有时候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由他去吧！因为他即使蹦得再高，也已经没有根了，现在他的孩子是跟着媳妇姓着，他将很快老去，没了踪影，好像村庄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似的。

但是对于后一种情形，全村的人会以百倍的警觉来对待。从外甥顶门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改为与全村人一样的姓了，往事不准再提。

我的老之将至的老爷权衡再三，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即从渭河上游的一个叫鸿门镇的地方，接来了他的外甥，来给自家顶门。接着，又从邻村为这个顶门过来的小伙子问了房媳妇。那小伙子就是后来我的爷爷，而那新媳妇就是我的三寸金莲的乡间美人小脚祖母。

乡间美人迅速地为这户人家生下来一窝儿女。高大出生了，高二出生了，高三出生了，齐刷刷的三个男丁。那第四个是女儿，苦命的桃儿也在那个年代来到了人间。

这一切多么的符合乡间规矩呀，这一幕乡间喜剧演得多么的圆满呀！从此以后，这户人家将成为这个大族中的一个支系，从此头顶着同一个“高”字，开始自己少盐寡汤刨食吃的岁月。

但是不然。

其实，早在高老爷子张罗着用他的外甥来顶门的时候，这种不祥的根就埋了下来。这原因就是，除了上面那两种延续香火的形式之外，在平原上，通常还有第三种形式。

这情形就是，从自己就近的族人中，挑一个侄儿过来顶门。因为侄儿和外甥一样亲，他甚至连姓氏都不需要动，就走入这个家庭，登堂入室了。

前面说过，高村通村都是一族，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个班辈上的所有的人，他都有理由来顶门，或者再直白一些说，有理由来继承高老爷子这一份家业。

高老爷子那时候老崖上有三十亩良田，河滩里还有二十亩滩地，家里一挂铁轱辘的牛车。此外，他还有五间宽的庄子。那庄子有三间盖满了房，剩下的，空在那里，准备有力量了以后再盖。

族人们，尤其是就近的族人们，也许曾向高老爷子提出过那第三个方案。但是被高老爷子严词拒绝了，他明白所谓的顶门只是一个话头，人们眼红的是他辛辛苦苦攒来的那份家产。他坚决不能让这些家产落到他的那些族里弟兄们手里去。他决心要保卫它。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渭河上游村子里的那个年轻人走入了高村，并开始了他后来的故事。